

認識臺灣社會脈絡

文化與社會運動

何春蕤、甯應斌、丁乃非、陳光興 主講

艾曉明教授：咱們這個「2003年性別教育論壇」活動前面有一個序曲，就是「全國婦女學和社會性別學教學法的課程研討會」，在那次會上，我們同學做了《陰道獨白》的展示，一直到現在還收到其他老師的回應。今天開始我們論壇的一個中心的活動，就是我們非常高興的請了臺灣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的幾位教授來廣州中山大學。我旁邊是何春蕤教授，是性／別研究室的召集人，前面第一位是丁乃非教授，第二位是甯應斌教授，丁教授和何教授是英美文學系的教授，甯教授是哲學所的教授，這邊還有一位陳光興教授，臺灣清華大學外文系的教授。這四位也都是《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的編委，我們還可以在「世紀中國」網頁上看到陳光興的文章，陳教授寫的社會文化研究的文章都可以在那裏看到。

今天是性別論壇的一個中心活動，我相信這個活動的深遠影響還會在今後的教學和科研裏體現出來。在此我首先要說一下，我們要特別感謝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的幾位教授，因為透過網頁，他們發佈在網上的文章、資訊早就成為我們教學的資源。我們同學做過幾次討論都得益于中央大學的資源，所以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的專家教授能夠光臨我們中山大學中文系，這是我們早就盼望已久的非常興奮的事情，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歡迎教授們。（掌聲起）

我們這個論壇所設的地點是中文系，也就是中文系的比較文學和

世界文學教研室，這是一個新的教研室，但是我們這個教研室決定以性別研究和文化研究作為我們發展的重點。中文系對我們一直是非常的支援，所以今天特意請中文系系主任歐陽光老師光臨論壇，給大家做一個開幕的報告。

歐陽光教授：尊敬的何教授、丁教授、甯教授，還有陳教授，各位老師、各位同學，首先我代表中山大學中文系對「性別教育論壇」的舉行表示熱烈的祝賀，對遠道而來專程來參加我們這次論壇的臺灣中央大學的學者們表示最熱烈的歡迎。

中山大學中文系是一個歷史非常悠久的系，再過兩年我們就滿 80 歲了。中山大學是 1924 年由中山先生首創的，1926 年中山先生逝世，為了紀念中山先生，就改名為中山大學。中文系實際上是和中山大學一起誕生的，歷史非常悠久，我們有很多的學科，有著非常深厚的學術積澱，有著非常優良的傳統，比如說中國古代文學、漢語言文字學等，這些在海內外都有著很多影響，我們也有很多大師、名師在這裏任教。相比來講，比較文學這個學科非常的年輕，成立到現在才剛剛兩年左右的時間，所以如果有人問我比較文學學科的特點是什麼，我們的回答是兩個字：年輕。

成立的時間雖然短，但我們確實感覺到這個學科處處都表現出年輕的特徵來。從這個學科身上我們可以感受到一種蓬勃的朝氣，一種活力，感受到這種銳意進取的精神，所以，儘管時間短，人員少，條件也很簡陋，但就在這樣的情況下，比較文學教研室做了大量的工作。尤其是在確定了她們的一個研究方向——婦女性別和女性主義文學後——在短短的兩年時間裏已經打開了局面。前段時間還在搞「婦女教學法研討會」的時候，我與密西根大學的王政博士聊天，她就講到比較文學教研室進行的研究在中國大陸來說各方面都可說是搞得比較好的。我覺得搞得比較好的就體現在對外的交流方面，與世界同

行、與港澳、臺灣同行的交流方面，這一點尤其做得好，在這一點上比我們其他任何一個學科都要做得好。所以，我們中文系對這一點不僅非常的讚賞，而且我們要給予大力支持。我在這裏預祝「性別教育論壇」能夠圓滿成功，也祝願臺灣的學者們能夠在我們中山大學期間生活愉快，我們這一次還是第一次合作，第一次交流，我們也期待今後我們有更多的交流。謝謝大家。

艾曉明教授：我再簡單講一點，我們這個活動得到了中山大學校務處的支援，是我們申請的婦女研究和性別教育課程推廣在今年要做的一個標誌性的活動之一。另外，我們這個活動也請了我們的姐妹院校，今天到場的有暨南大學比較文學教研室的主任張世君教授，她帶了她的研究生來；還有華南師範大學比較文學專業的黃稀耘教授以及他的研究生；還有我們中山大學婦女研究中心的來自外語系的夏紀梅教授和歷史系的范友藍教授；專程從安徽煤炭師範學院趕來的中文系的傅瑛教授；以及為我們這次論壇負責會務的余孝平教授，他是江西景德鎮陶瓷學院到中大進修的教師；還有從香港中文大學來的博士研究生陳澤蕾和她的教授及一些同學們。另外，在座的還有中文系、外語系和其他系來的研究生，我們都非常歡迎，我們歡迎大家傳播資訊，歡迎各種各樣不同的意見到我們這個論壇來辯論，最後還要感謝武漢傑士幫衛生用品公司，他們贊助了我們這次的活動，他們公司的經理、社會營銷學博士王學海明天晚上將會在這裏給大家講中國性工作者生存現狀和愛滋病防疫問題，他也是聯合國愛滋病防止署的專家，所以，咱們這個活動非常精彩，下面我們就開始今天的第一場報告，我現在把課堂交給何教授她們三位。

認識性／別

何春蕤：謝謝大家，謝謝許多長途跋涉來參加這個論壇的朋友。

我們的課程會按我們原訂的計劃進行，不過在這之前，我想先把整件事情之所以辦得成做一點狀況報告。

我們大概在兩年前聯繫上艾曉明老師，原因是我們共同對同一本書感興趣，這本書在臺灣的翻譯書名叫做《藍調石牆 T》，對這本書的興趣使得艾曉明通過網路與我們聯繫上。當時艾老師想找這本書的中文翻譯權在哪里，結果就在丁乃非教授手上。開始寫電子郵件之後我們一直在談論和交換意見，也透過我們學術的交流而開始有一些共同的興趣，就是希望能有一個時間好好談一些問題。這次我們能夠來中山大學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因為我們三個人不屬於同一個教學單位，要去申請經費、安排時間，還要讓我們所有人的時間都配得上同時離開教學單位，也不太容易，最後挑來挑去挑到你們課程結束以後進行，這對那些放假了覺得自己應該要去休假的同學來講，真的是很抱歉，因為我們確實只有這個時間才能配合得起來。後來在辦理申請活動上面聽說也有一些曲折，七上八下了好幾天才又聽說辦成了。這件事情要能夠辦得成，艾老師一定花了很大很大的工夫，我們在這裏特別謝謝她。另外，中山大學的相關單位以及贊助單位給我們的支援，我們也要在此致謝。

另一個要報告的是，我們三個這次能來廣州，也得到臺灣中央大學的旅費資助。各位可能不知道，臺灣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是第一次作為集體的單位離開臺灣出訪，我們也希望有這樣一次機會和大家交流。最後，我想報告的是我們原先設計這個課程的時候就講好了是五天時間，分上午、下午進行，當然我們不可能完全涵蓋性／別研究這個廣大的學術領域，我們選擇的是講我們比較熟悉的，因此課程安排基本上是以我們個人所做的研究以及累積的基礎來向各位報告。一方面是因為我們比較熟悉的可以講得流暢一點，另一方面也接受大家的質問和討論，也可以使我們的學術思考更上一層樓，所以我們也是

蠻期待透過這次機會使得臺灣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所做的研究工作能夠呈現在大家面前，也接受大家的檢驗，讓我們彼此都能得到一些學術的交流。

剛才中文系歐陽主任提到比較文學教研室是比較年輕的教研室，而我們性／別研究室已經有 8 年的歷史。儘管有 8 年歷史，但也被視為很年輕、很新興、很沒規矩的研究室，比較沒有長幼之分、先後之分，所以我們也歡迎在課堂裏面大家也以這樣一種平等的態度來跟我們對話，我們完全不會覺得被冒犯、被打攪、被中斷，因為我們平常教學的時候就是這麼幹的。大家可以很自在，不要覺得不好意思，有意見立刻就可以說，我們蠻歡迎這樣的。

在正式課程一開始，我們希望有個機會讓大家認識一下我們搞的性／別研究是什麼樣子，以及為什麼會是這個樣子。這當然要在臺灣社會歷史文化的脈絡之內來講，所以我們今天上午就準備介紹一下臺灣社會文化的一個概況，給大家一個脈絡，好讓大家了解我們為什麼會這樣搞性別研究。我們準備了一些投影資料，可以一點一點的往下談，因為剛好有陳光興教授在場，必要時我們也會請陳光興給我們補充。臺灣雖然說小，但歷史、社會、文化發展是很錯綜複雜的，我們只能就我們所關懷的性／別研究的發展、社會的性別運動、性別文化的轉變等等方向來談，所以呈現的面貌不可能說是臺灣社會的全部面貌，我們只是從我們特殊有興趣的方向切進去，以這樣一個報告來幫助大家理解。下午我們將談談臺灣近年來重大的性別事件，圖文並茂的向大家說明，讓大家看到性別文化與社會變化所發生的一些錯綜複雜的力道是怎麼樣在互相的糾葛著，浮現出我們現在所知道的臺灣性別運動和文化的面貌。

甯應斌：我想先講兩點。第一點，有很多人認為性／別研究或者性／別的相關事物是西方的，是不是我們中國人與它有些隔閡？今天

我們第一天的介紹主要就是讓大家看到，我們在做性／別研究時的許多思想其實都是與我們的在地——也就是臺灣——的社會文化現實密切聯繫在一起的。我們在理論上好像有些聽起來很創新的論點，事實上，它們都是針對著我們在地的各種各樣形勢和力量才得以發展出來的。這次上課我們決定不直接進入理論的介紹，而是透過對臺灣社會以及臺灣性／別運動的介紹來幫助你們瞭解到我們理論工作的背景，然後才能理解我們發展的理論內容。

第二點，一般所說的「性別研究」通常只單一的研究性別，而且把性別當成只有男女兩性的概念。我們的研究定位叫「性／別研究」，大家可以看到「性」和「別」的中間劃了一條斜線，這個斜線關係重大，因為它簡潔的把我們有興趣的兩個主題——性和性別——融合在一個概念中表達出來，指出「性別」和「性」分別指涉為兩種不同但卻密切相關的權力關係，而且「性／別」也表達了「性」和「性別」中都有很明顯的「別」（「差異」）的概念。除了有男、有女、有跨性之別，各自還有內部差異；有異性戀與同性戀以及其他很多很多的各種「戀」之別，而即使是各種戀之內也有差異。「性／別」可以表達性與性別之間很多複雜的關係，使得性／別裏面有了多元性，還表達了「性」和「性別」也與其他的社會差異因素（階級、種族、年齡等）有些複雜關連。

何春蕤：大家不要小看這個斜線，這裏要講一個小歷史，我們性／別研究室的英文名叫做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Sexualities，這裡用的複數就表示「別」的意思。最早我們的英文名字叫做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Sexuality and Difference，一開始「別」對我們來講就非常重要，因為當時我們認為臺灣談性別時只有一個層面，就是男女之別，沒有考慮到其他的差別，如年齡的差別、階級的差別、地域的差別等。我們把研究室建立起來的時候就希望把 sexuality and difference 這兩個東西突出出來，除了性別這個層面之外，還希望能談性這個層面，希望著重在它

與其他的社會差異相關聯的地方，所以當時在命名的時候就已經宣告了一個我們在理論結構上面與別人不同的地方，一個不同的看問題的方式。這一次我們所談的，所報告的內容也希望能夠朝這個方向給大家一點比較豐富的思考方向。

相看、對流

何春蕤：下面我們正式開始介紹臺灣的社會與文化。剛才已經說了，我們所講的臺灣文化的社會層面，基本上是和我們所關注的議題有關，是與性／別文化的發展有關，因此也會比較趨向於這個方向，由甯應斌來主導報告，然後我們隨時會插入、修正和補充、修改。

甯應斌：我們每個人都是社會的觀察者，我講的只是我一個人的看法，幸好還有其他的人在場，他們可以提出不同的看法、不同的層面、不同的解釋。我們原來安排有一點雙向的互動，希望先從各位那裏聽到一些你們對臺灣的看法，因此安排一點時間請你們談談你印象中的臺灣是什麼樣的。這樣的好處是，我們瞭解了你對臺灣的瞭解是什麼，然後根據你們所瞭解的來談，這樣我們還可以進一步澄清一些問題，講得更清楚。

同學：在我的感覺中，臺灣的家庭會比較在意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相比大陸來講，臺灣是非常尊重傳統的。

何春蕤：你能不能講一講是針對什麼「傳統」？

同學：因為大陸的政治運動、社會變革，許多傳統的東西都被當做是舊的東西給拋棄了，而臺灣因為國民黨的移台，還保留著相當的舊傳統。

何春蕤：是嗎？這大概是你們從媒體上瞭解到的一個臺灣印象。

同學：因為我自己這一輩人看了很多電影電視，我們所得到的關於臺灣的訊息都是從電視上看到的。臺灣原來的老一輩人保存了許多

傳統的思想觀念，他們的生活方式可能更傳統。我覺得新新人類，也就是年輕的一代，是相當遠離傳統的，他們會有很多很新奇的想法與做法，我覺得他們的想法，離我們這些年輕人的想法也是挺遠的。

同學：我覺得臺灣也是一個不斷變化的社會，各種思想不斷湧現，各種新事物也是不斷出現，就像在某些方面，臺灣和香港會有一些相似之處。我覺得臺灣的生活豐富，富於變化，像臺灣的夜生活特別豐富，是一種現代化生活節奏。（眾笑）

張世君（暨南大學中文系比較文學教研室主任）：我覺得臺灣比我們這兒開放，說話沒有禁忌，可以很自然地談論性。而我們這裏呢，一談起這個東西，別人會說你思想不好。

同學：我們和同學一起看像「非常男女」這樣的電視節目，其中非常自然地談論性，一般來說，感覺臺灣在這一方面比大陸寬鬆。有時覺得，哎喲，這樣子的話怎麼可以說呢？

同學：我覺得臺灣是一個多元文化共生的地方，但儒家文化相當有地位的，在相當長的時間裏，許多人還受這個思想觀念的影響。

吳敏（華南師範大學中文系老師）：我前幾天看到臺灣出版了一套書《曾國藩文集》，我覺得這麼大一套書很難做，這樣的書在國內是非常少的，還有其他一些人物的研究資料，這本來都應該由大陸來做的，怎麼都讓臺灣給做了呢？所以，我覺得臺灣的出版界非常讓我欽佩。

何春蕤：我們倒覺得大陸的出版界蠻讓我們震驚的，昨天我們一起到你們這兒的「學而優」書店去，看到那麼多那麼多的好書，有許多問題，國內學者已經做了那麼多的研究，我覺得這一點在臺灣根本做不到。

同學：候孝賢的電影我們看得比較多，裏面涉及到許多社會政治層面的東西，看得很壓抑，很多時候都有看不下去的感覺（何春蕤插

話：我們有時也看不下去）。（聽眾爆笑）我覺得他們的政治意識特別強烈。

陳光興：臺灣的社會是經過了這麼一段壓抑的時期。

同學：我覺得臺灣的社會管理比較規範一點，有很多事都比較上軌道，物質文化相當發達，好多事就比較好處理。

同學：我想起我以前看過臺灣的一本小說，一本愛情小說，裏面講到兩個人相愛，還有性生活，又反映了談戀愛不結婚的那種思想，後來又怎麼在一起，就好像童話世界之中那種一個很純正的「白屋之戀」的感覺。

同學：我覺得臺灣對待政治人物的緋聞與大陸不同，我們可以看到，臺灣新聞界經常有關於某個某個政治人物的緋聞。這要是在大陸，按我們想，我們會覺得這個人物要完蛋了。但是問臺灣的朋友，他們會說：「不，他肯定要加分的！」（聽眾爆笑）

同學：現在大陸有許多臺灣來的商人，他們一般來說並不談論政治，只管自己和經濟效益，會幹很多損害市民社會的事。我覺得凡是臺灣的老闆都比較苛刻。比如說，有很多臺灣商人在大陸包二奶，前一段時間報紙上報導一個臺灣的大奶殺了大陸的二奶，而臺灣社會輿論卻反而認為這是大陸二奶的罪過。

同學：我想問一個問題，為什麼臺灣狗仔隊寫的文章有那麼多的人喜歡看？

何春蕤：臺灣的新聞界很善於炒作，他們會動用很多力量去炒作，從不同的方面，會把很多本來沒有什麼價值的東西吵得沸沸揚揚，炒作得很久。

甯應斌：這些問題回答不完了，回頭再聽吧。

何春蕤：甯老師建議說，同學對臺灣的印象蠻多，那麼我想先聽到這裏，等我們報告完了之後，也許你們還會有更多的一些新問題。

老實說，臺灣的人對大陸的興趣比較少一點。像你們還能談出你們對臺灣的這麼多印象，如果是在臺灣的教室裏，我都不知道臺灣的學生能不能談出對大陸有什麼具體的印象。好了，下面開始我們的報告了。

族群、統獨政治

甯應斌：好，我們今天要談的台灣社會層面主要是和性／別發展有關的方面，因為要普遍的談臺灣這個社會就太廣泛了，所以我們集中在性／別這個焦點上談一些主題，希望透過這些主題給大家感受到台灣社會的脈動。

我們第一點談族群分裂。在台灣，大家對這個問題是蠻重視的。大家都知道臺灣曾經經過日本殖民五十年，在日本統治臺灣的五十年期間也對臺灣進行了一個「日本式」的現代化，他們的目的當然是從作為一個殖民者的角度，以日本本土為中心，把臺灣作為一個海外的分工據點，比如說提供日本本土所需的原料，這當然免不了在經濟上進行剝削，在政治上進行控制。因為這樣一個殖民經濟體系的分工，臺灣必定也會進入某種程度的現代化。這個現代化對於當時大陸內地的省份來講，程度還是挺高的，因為日本經過明治維新，比中國的現代化要前進很多。

台灣因著殖民經濟而進入現代化，這個歷史因素對台灣後來的社會分化等等都有一定程度的影響。講幾個例子。國民黨接收臺灣時的政策與統治是比較腐敗的，這一點你們大家可能都很清楚，臺灣曾經發生著名的「二·二八」事件，理所當然的引起許多政治騷動，臺灣人民也起來反抗；不過，臺灣的民眾當時對國民黨反感，其中也有許多是民族現代化的因素，因為就現代化而講，當時臺灣人會想，國民黨的軍隊看起來是那麼落後，穿得破破爛爛的，簡直不像日本軍人那樣

威風凜凜。還有，那些來的外省人不講衛生，當時有一句話，說「外省人是豬」，因為從台灣本省人的眼裡來看，外省人很髒不講衛生，其中當然有一些文化差異的問題，比如說本省人跟日本人一樣到別人家裏就脫鞋，而外省人就這麼「噠噠噠」的穿鞋跑到人家的榻榻米上。其實「衛生」是一個現代化的觀念，國家主導的公共衛生是一個現代化的措施。當然還有很多其他原因，例如有些台灣人可能比較認同日本，這就跟你們大陸有一陣子很多人認同美國香港，想出國移民，是一樣的道理。反正就從這個時候開始種下了所謂外省人跟本省人之間的矛盾分裂，或者嚴重說，是一種仇恨，比如說，發生在1947年的「二·二八」事變殺了很多人，這就在很多人心中種下一種仇恨，這個仇恨則因著各種原因而轉移到外省人身上。

當然，造成分裂的其他原因還有很多，例如臺灣這個移民社會有很多資源都需要用搶的，這就造成很多族群之間的紛爭。台灣的族群紛爭的歷史很久遠，一開始是閩南人自己之間的紛爭械鬥，客家人到了臺灣之後也開始和閩南人械鬥。臺灣原本是有高山族的，當然高山族也不是一定要住在高山裡的，是因為漢人搶他們的地才把他們趕到高山上的，高山族還分成很多族，台灣現在把高山族叫做「原住民」。

一個社會如果比較講公平，那麼也許族群問題會日趨緩和，不過今天在台灣，政治上還會有「族群動員」的問題，那是因為臺灣社會進入了民主的階段，因此涉及選舉，而往往選舉不只是理性的，更重要的是情感，而最基本的情感來自血緣與土地的認同。所以，怎麼說服別人投我一票呢？族群的動員是最容易且有效的，因為它訴諸情感。這裡涉及的不只是認同（我們都是同一種人），也涉及我們都講同一種語言。台灣族群的分野與分裂和語言很有關係，國民黨來台時和日本人一樣推行國語，也就是你們過去叫「普通話」的語言，這是一種打造

民族國家的方式，跟現代化也不可分。日本因為是本土與海外分工的殖民體制，所以沒有像後來國民黨一樣幾乎以高壓方式來推行國語。另外，過去中國大陸因為商品化經濟還沒有到達民族共同體內需要完全流通的程度（不但是物流，還有人與資訊在共同體內的全面流通，例如使得黑龍江的人與訊息都可到廣東無障礙流通，這種流動在過去是侷限的），所以過去也沒有像台灣那樣推行國語。現在你們大概都感覺到中國國家開始大力推行國語，因此也把普通話叫「國語」了。

總之，台灣的族群分裂是一個政治上的分裂，所以在日常生活中這個分裂不是很明顯的。分裂都是大家不願見到的，臺灣很少人會明目張膽地說「我很討厭某個族群的人」，雖然在早期還是有些人反對子女嫁娶另一族群的人。當然這中間有各種各樣促使族群不通婚的原因，例如有些外省人是從大陸過來的上層精英，佔據著統治階級的地位，在都市中生活而且手上有貨幣；他們面對的是從鄉村湧入都市且缺乏貨幣的本省人，這是商品經濟剛發展時常見的現象（你們這裡廣州也是一樣）。當時台灣的外省人自覺有較高的社會文化地位，語言（進而族群文化）的差異也因此沾染上文化地位的高低。換言之，說國語或方言代表了文化程度的高下。其實在香港有段時間，國語反而代表社會地位低下，因為說國語的多半是「表叔」或「阿燦」，這剛好和台灣相反。由於學校是國語運動的推行場所，因此是否能說國語也同時和受教育程度相關，這更加深了語言的文化價值高低差異。另一方面，本省人因為經過「二·二八」事變，很多人因為仇恨也不願嫁娶外省人，不願和外省人來往。

當然這些族群間的不滿，甚至仇恨，在一定的時間裏會被逐漸發達的商品經濟（因而促進人的交往）、大眾教育、國族意識形態等各種各樣的力量所沖淡，不過由於政治權力還一直掌握在少數菁英外省人手裡，所以族群的分裂也一直在暗流洶湧中。只要有不公平的族群

利益分配，族群分裂就會持續下去。不過由於表面上沒有人明目張膽地倡導族群政治，因此族群內在的矛盾或仇恨就流通到別的地方去。比方說，其中之一就是統一跟獨立的政治選擇，臺灣將來是要統一呢？還是三通呢？還是要獨立呢？表面上它是一個政治選擇，實際上內部是一個族群因素。簡單來講，一般外省人比較傾向統一，本省人比較喜歡講獨立，所以台灣的族群分裂不是像一般的種族歧視那樣呈現為仇恨的語言，而是呈現為政治上的統獨辯論。一般來說，世界各國極少像這樣。例如你們大陸也有這種族群矛盾，只是其中只涉及的比較是地域問題，而臺灣則上升成為國族的問題、國家定位的問題，比如說憲法要怎麼修改，怎麼樣才符合臺灣的現狀等等。對於歷史地理教育來講，我們到底是要把中國史當作本國史，還是一種外國史等等。因此這不再是一個地方性的族群問題，而是一個國族主義的問題，對生活有廣泛而全面深刻的影響。台灣族群分裂之所以會成為國族認同的分裂，還有其他複雜的國際與歷史原因，這就不多講了。不過由於在台灣講統一等於出賣台灣，所以台灣其實也沒什麼真正的統獨之爭。如果日後台灣在國族定位方面沒有大的分歧，那麼未來族群紛爭會以什麼面目出現還有待進一步觀察。

在台灣有很多人認為一般日常的生活中，外省人跟本省人相處得不錯，按通婚數字來說，他們通婚得相當多，通婚而生的第二代人數也相當多。按這道理來講，日常生活裏面族群分裂的矛盾不會太強烈，因為畢竟大家都在同一個學校裏面，都是同學、同事、朋友，日常生活裏彼此之間的互動應該是可以消除族群磨擦的。但是因為政治的原因，本來沒有什麼磨擦芥蒂的也會增加磨擦。族群這個問題直接牽涉到政治利益的分配，比如說，現在外省人不太可能當上總統，因為外省人已經當過很多屆總統了，大家覺得應該老早就換本省人了，應該是由多數人統治，而既然多數人是本省人或者說是閩南人，那麼

中央的官位也應該按照這樣的一個族群人口比例。這是一種公平，不過也可能是一種不公平。不管如何，台灣族群的紛爭很大一部份是因為政治，這是一種常見的說法。

不論如何評價上面這個說法，大家可以看得出來，族群事實上跟政治利益有關係，而社會運動跟政治運動、跟利益分配也很有關係，因此社會運動會很自然的也有一些暗流洶湧。就像陳光興教授曾提出來的「人民民主」，也就是認為社會運動應該保持一種中立的、獨立的思考，不應該捲入統獨兩派的矛盾漩渦之中。但是實際上，社會運動往往會被打入某一派之中，因為對於很多人來講，把臺灣歸納為兩派，這個簡單的分類對他們有最大的利益好處，畢竟臺灣的政治界是靠族群來動員的，清清楚楚的族群分界對動員來說比較容易。此外，有些社會運動也確實有很強的統獨取向，幾乎可以算是政治團體的外圍組織。

統獨與族群因此也會影響到社會運動，政治的取向使得社會運動分裂，彼此不能合作。社會運動是一種比較弱小的運動，由於統獨與族群因素而分裂，那當然它就更加弱小。臺灣的婦女運動與性／別運動，按道理上來講，應該是不會有許多族群統獨的牽扯，至少在表面上也不是這樣的；但是實際上，裏面也有許多暗流洶湧。由於民進黨或台獨派政治在過去這些年在上升中，很多人覺得透過參與政治，掌握國家機器來推動婦女運動會更有效；這個想法對你們大陸人應該不陌生的，因為共產黨的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同一個想法。總之，婦女運動中有些人認為應該和進步的政黨結合在一起，但是這不只是政黨的選擇，往往也有統獨與族群的因素在內，導致不同於主流的女性主義路線也會被統獨族群的話語所批評。例如，若有人說，「某某的女性主義基本上不夠本土化」或者說「這比較是西方的理論，沒有結合臺灣的社會現實」，這個話實際上就是暗語，意思是說：「你可能是外省

人，所以沒有結合台灣的大多數婦女」。當然這只是一個例子，社會運動還有很多方面是被統獨與族群所分裂的。

好，我這一輪就講到這裏，有沒有什麼要補充的？

陳光興：我只是想補充一點，有很多事情是很難講的，可以說是一個變化的過程，有點像當初國民黨遷台，從國民黨的統治到國民黨的下臺，這中間有一個變化的過程，我覺得大家不要太早下結論，或者用一種好壞的語調方式去判斷某件事情，這沒什麼意義。搞學術的人要有一些冷靜，要談怎麼樣去解釋、怎麼樣去理解，這樣才比較容易掌握和理解。像對於性論述的討論和報告，其實應該問：為什麼可以講這些話？為什麼會做這種理論分析？一旦回歸到這些話語和分析所產生的社會裏面，就可看出是因為社會本身有一些限制，有一些體制，因此才有這些語言和分析，所以那些語言反映了社會的一種真實的狀態，除非你是跳在空中隨便亂講。

性／別研究室一直在做的東西事實上一直都有它的一個社會背景，跟社會的某種狀況有一些直接的密切接合，或者說是想直接介入到一定的社會空間裏面。其實我們是在某一種特定的狀態之下來討論的，如果你切斷這些聯繫，你可能就會覺得這樣的談法有點怪怪的，不知道怎麼回事。所以我們要將這些論述放回到它們特定的空間裏面。

「族群」這個東西在臺灣是一個很敏感很敏感的問題。而且可能很多的社會問題都跟這個東西產生「拉扯」。比如婦女運動的分裂、勞工運動分裂、環保運動的分裂等，這些運動的分裂都可能跟族群問題扯上關係。所以最後有各種不同的勞工運動路線等等。如果你不瞭解這樣的背景，你就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有些問題可能會跟獨立有關，有些則沒有，有些又跟省籍問題有關。要知道，統一和獨立其實是兩根交叉線，要是不瞭解這些東西，對很多臺灣問題是很難理解的。這

是臺灣社會的一根主線，你抓住了這根主線，很多東西你其實可以理解為什麼會是這樣。臺灣已經脫離中國一個世紀了，對不對？一個世紀，從1895年到現在，所以剛才談到的問題，比如受日本的影響等等，其中會有落差。但是你們大家會說到那些傳統文化的東西在臺灣保留得比較多，我認為：是，但是也不是。這其中太錯綜複雜了。你需要去釐清這些東西。我只補充到這裏。

何春蕤：所以至少在這個第一部分講族群分裂的社會時，大家要認識到幾件事情：第一，不要認為族群是一個固定存在的東西，很確定的東西，「我生在哪裡，我就是什麼人」，它還有一個歷史的過程和轉變它的意義。比如說發生了通婚或者發生了其他狀況的時候，族群的邊界還能否劃得這麼清楚？

第二，就是我們剛剛所指出來的，往往族群之間的分化是因為政治動員，是因為在某些特殊的場合中被發動起來的。在臺灣，很不幸，我們有很多的機會來發動這種族群的動員，來利用這樣很簡單的區分方式。說穿了，族群被動員起來就是要區分你我，希望我這塊餅大一點，把他包進來，把你排在外面。這樣一個區分和排擠的效應往往使得族群成為一個揮之不去的夢魘，它就不斷地被發動起來，不斷地被操作。當然我們也不要把它定格，說臺灣社會是一個怎麼樣分裂的社會。因為這樣一個操作、這樣一個分裂其實是在一個蠻長的歷史過程中不斷地形成的，既然它在進行當中，它就有可能走向不同的方向。所以在這個情況中，「介入」就成了一個非常需要做的事情。希望大家不要太固定的看事情——以為你是什麼地方人，你就屬於什麼族群，這樣的操作方式有很多很多的問題。我希望大家有像陳光興說的那樣比較動態的、比較歷史的觀點來看問題。

現代性

甯應斌：我剛才在介紹台灣族群問題的時候考慮的是時間的問題，所以講得比較簡化了點。剛才談到台灣的族群構成成分——所謂的「四大族群」——其實我們都曾批判過這樣的說法。這個說法是李登輝提出來的，他提出來有他的目的，他說「四大族群」構成「生命共同體」，這其實是暗含著現代獨立國家的意思。但是問題恰恰是：臺灣就真的能區分成「四大族群」嗎？其實不是這個樣的。首先，臺灣社會有大批的通婚，那麼一個閩南人跟一個客家人通婚，一個客家人和外省人通婚，生下的到底是什麼人呢？算是四大族群的哪一個呢？所以四大族群的說法裏面又有一個暗含的東西——父權家庭，就是父親的籍貫在哪裡，就把你的族群歸屬定在哪里。還有，再說客家人，你們都知道「客家人」的意思是什麼，客家人就是「我不管我在哪個地方，我都叫「客家人」，這就是客家人精神。其實所謂的「外省人」裡面也有客家人，那你說怎麼去區分？原住民至少有九族，可能不止，但是通通就被當成一族群了，為什麼呢？如果九族各自算，那台灣就是十二「大」族群了，這個作為政治口號可能不響亮；而且十二族群裡面有九個族群處於非常劣勢的地位，可是因為九比三，又是絕對多數，政府官員的職位顯然不能按九比三的比例來分配吧。這樣來想族群的時候，所謂生命共同體的神話也就不攻自破了。此外，是不是來自三十幾省的外省人也都是屬於同一族群呢？所以其實這個問題蠻複雜的。而且，四大族群之說也有它的政治意義在裏面。

第二個我們要補充的是現代性。我說過臺灣曾有過一些日本所開發出來的「現代性」。但是國民黨遷台以後帶來了另外一種「現代性」，就是五四時期追求的那種。怎麼講呢？因為清朝滅亡，民國時期的進步人士就要趕上西方，超英趕美，後來一些他們現代性的東西被帶到臺灣來。國民黨統治台灣以後，因為冷戰，臺灣開始大量地接受美

援，美國的文化開始殖民臺灣，臺灣變得非常的美國化，也就開始了美式的現代化。因此臺灣的現代化至少有這三種不同的成分。我記得台灣的一個文學教授廖咸浩有講過類似的意見，可能也還有別人說過。

剛剛有人提到，感覺臺灣保留的傳統文化比較多。過去也有人認為由於經過日本殖民，所以比較起來，外省人保留傳統古典文化比較多。對此我不太認同。首先，雖然有不少本省人站在臺灣獨立的立場而且很討厭中國人，希望跟中國徹底分離，但是實際上在本省人的生活情境中有比較多傳統民間中國的成分，和國民黨帶來的統治階級的中國文化不同。從民俗生活來講、從信仰來講，台灣其實跟大陸東南沿海是很相似的，反倒是外省的精英生活中傳統民間中國的東西比較少。這裏面的因素一方面有所說的五四的西化影響，外省菁英到臺灣來以後接受美國的東西比較多，外省人在美國的海外關係也比較多，所以他們其實比較接受「美化」的影響。還有一個重要因素是，即使一般非菁英的外省人到臺灣來以後，很多大家庭已經瓦解了，都是小家庭，其實很難維持傳統的很多儀式跟傳統的一些文化傳承。反而是本省人的大家庭很完整，也因此一直都保持著傳統。所以我的一般感覺是外省人跟中國文化的隔離比較多一點。

再有就是說，你們好像都覺得大陸經過了文革，傳統的東西已經不多了，但臺灣應該還保留比較多。我們在臺灣的感覺比較不是那樣的。我們也聽到你們認為香港比較西化，在香港，中國傳統的東西比較少，對此，我們昨天也有討論，我們都同意一個表面的現象：香港其實一定有某些方面是比臺灣要「西化」、要更現代化的，因為它有很多殖民時期建立的制度性措施與規訓，而且這些制度都比較深入人心。但是另一方面呢，其實香港某些方面保留了很多中國民間傳統的東西，從這個方面來相較，我們臺灣傳統的東西倒又比較少了。對

此，丁教授做了一個分析——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完整重述她的意見——她的意思就是說，因為在香港殖民化的過程裏面有一部分人是在這個殖民化之外的，被排除在殖民的網絡之外的。因為香港一直有外來的移民從內地進來，他們比較進不去殖民的網絡，畢竟他們不是在這個殖民體系中長大並且被社會化與規訓的，所以他們事實上是一直在這個殖民的體系之外生存。那些要仰靠這個殖民體系的人當然就會受到比較多的西化影響，可是在這個殖民體系之外的人就一直處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狀態裏面，因而能夠保留相當多民間傳統的東西。其實這個現象我們臺灣也有，你看臺灣不少外省人與本省人上層都是信基督教的，可是一般民間都是信仰民俗宗教的，就是像媽祖等，然後參雜了道教和佛教的表面元素。在香港以前也是這樣，就是說認為信基督教是高級的，信黃大仙是低級的、是迷信。陳光興，你要不對這個現代性補充一下？

陳光興：其實我們對於所謂現代性的理解不要把它當成一個規範性的分析字眼。它不是規範性的分析字眼，不是說誰比較現代，誰就比較好，不是這個意思。也就是說，要把它當成一個分析性的概念。什麼叫現代性？我這樣講好啦，整個現代化歷程的總體效應，我們稱之為現代性。也就是說，從這個觀點來理解，絕對不是把現代性和傳統對立起來，而是說傳統已經被納入到了整個現代的有機生活過程裏面去了，所以它不是一個對立的關係，不是說現代性就是很好，這個要先釐清一下。

那在這樣一個層面上通過跟香港的對照就可以看到一些差異性。其實香港是一個非常非常豐富的社會，意思就是說，它的（社會）層面、切面是非常非常多的，例如中環和廟街就是兩個很不一樣的世界。其實很多東西在臺灣已經找不到了，但是在香港有，這大概就是剛才甯應斌（在演講中）企圖要捕捉的東西——香港比臺灣更「極」，就

是說，兩極的東西來得更強。臺灣比較構造得不太一樣，就是說它整個歷史進程裏面展現了不同的面向。現代也包含了一個「法」的觀念——為什麼講法的觀念，因為臺灣到了國民黨的統治時期，法律對我們來講就是一個國家想要管制你的機制，所以在我們的意義上，法不是一個維護人民權利的東西，而是一個懲罰的機制，就是要來「搞」你的。跟臺灣比，中國大陸在這一點上可能比較激進，但是香港則不一樣，香港人已經被訓練得比較守法。我參加過一些遊行——因為香港法律規定 20 人聚集遊行就要註冊，所以他們就 19 個人去（眾笑）。其實這些觀念，用一個例子來講好了，所謂的「情、理、法」，「法」一直是擺在第三位的，對不對？在這個意義底下，大家隨時都在破壞很多「法」，一方面是大家可能沒有遵守法；另一個是官方可能用法來懲罰你；所以「法」不是台灣現代的基石。但在整個西方的現代性裏面，「法」是一個很根本的東西，但是在臺灣的狀況，大家一講到「法」都不會認為它是一個保障個人權利的一種方式。所以可以看到有一些差異性現在還存在。

何春蕤：我現在冒一個簡化的危險來幫兩位教授總結一下，因為他們剛才講的都比較抽象一點。日本式的現代化在臺灣所留下的衝擊性——這個現代性的衝擊性——我覺得比較重要的表現形式是對於「規劃」的重視，由中央政府來規劃應該怎樣管理、人民生活的規律化，包括什麼樣的空間，什麼樣的生活方式，也就是某一種讓你的生活比較配合整體的方式。不是像過去農業社會中的那種天然的，而是有某一種機械、規律性的，有某一種對於生產、對於效率的看重，甚至政府對整個都市的空間都有規劃，台灣的很多硬體建設、都市規劃都是在日本統治的時期做好了最主要的基礎。外省精英當時進到臺灣來的時候，他們所帶來的五四現代化的精神，大家基本上都比較熟悉了，就像是對於民主和科學的信仰，把現代當成一個非常可取的特

質，希望許多事情慢慢地脫離原來腐敗落伍的境地，形成一種往前進的衝力。而後來比較「美式」的現代化則是比如選舉文化、消費文化等，形成追求一種很前進的、好像永遠走在前面的那樣一種趨勢。所以非常簡化、非常籠統地來說，就是有這些力量把整個的台灣人民生活重組，把這個社會的結構重組起來，使得這個社會好像和過去的「農業立國」的社會有很多不一樣的狀態和整理。在我們講座的下半截就會談到，這樣一個規劃和整理對於臺灣的社會和生活形式來講會有一些什麼樣的影響。

甯應斌：如果從現代化對傳統的衝擊來講，傳統社會的人際關係是受傳統支配的——在傳統社會中的人會被很多很多關係所「拉扯」。與此對比，在所謂現代化的社會裏——當然有很多不同形式的現代化啦，我這裡只能講受到西方現代化強烈影響的社會，其中有一種力量，有人把它叫做「個人主義化」。當然個人主義化有意識形態上的，也有實質物質形態上的。實質物質上的就是說，存在著一個充分發達的勞動市場，因此你這個人可以靠著一份薪水，你能夠獨立存在，在這個世界上你能夠活下來，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力量。所以今天，一個女人她能不能夠靠她的一份薪水活下來，不要靠丈夫，不要靠家庭，那就是一個關鍵。臺灣在這條個人主義化的道路上走得遠一點，因此婦女的經濟獨立能力就會強一點，她可以比較不要靠她的家庭、或者父母、或者先生。所以個人主義化的現代性和婦女自主與性別關係很有關。

除了勞動市場外，影響個人主義化的另外一股力量就是福利國家制度。但是目前臺灣在這方面只走了一點點，臺灣現在有「健保」——健康保險，你生了病，可以有保障，比較不太像以前那樣，你一生病，一有急病，沒有錢，就不知道該怎麼辦，那就只能靠家裏，家庭就成了一個社會安全網，人們要靠家，就比較不能獨立生存。現在有

「全民健保」，這個安全網的福利就慢慢在建立，當這一系列的福利制度慢慢建立起來的時候，個人主義化就比較成為可能。但是大家也知道經濟不景氣，所以所謂「福利國家」現在也建到一半就建不下去了，快破產了，政府快破產，那破產怎麼辦呢？個人只好又回歸家庭。所以我覺得整個臺灣社會一直在一個「拉鋸」當中。

不過，個人主義化除了物質形態外還有意識形態的部份，包括最重要的主體意識方面，在這方面台灣婦女跟許多地區的其他婦女一樣還沒有真的個人主義化。有很多婦女是到了中年以後，經過人生的磨練與能力的養成，夫離子散、家破人老後才會比較有個人獨立的主體意識。

但是我覺得臺灣的性別意識跟你們這邊比較，感覺上好像還是有些少許差異。例如，在台灣，一個女人不結婚，一般人好像不會太去問她，同居的現象也比較多，性別角色也比較多元化一點，大家覺得男人可以流眼淚什麼的。臺灣很容易在街上看到像男生的女生，這種人很多，大陸或許有相似情況，不過台灣是每個階級都有，而且不是勞動生活使然，而是消費生活的風格。在愛情方面，台灣跟西方一樣，這可能是從五四來的影響，我們也一直強調婚姻要有愛情做基礎，在這個「浪漫愛」的傳統下，對女人來說，愛情很崇高、偉大，但是同時女性在這個「浪漫愛」當中也還是要把她自己奉獻給家庭、給她的先生子女。

臺灣社會現在外遇或者離婚其實很多。社會變化的結果使得很多女人不會認為結婚是一條出路，事實上這也是現實，結婚可能是一條死路，而且現實社會令她們也必須出外工作。所以女性也漸漸追求短暫愛情什麼的，但是也不是說她們對那些永恆的愛情完全絕望。這個因人而異。

近來臺灣有一個運動叫做「通姦除罪化」。我解釋一下，在臺灣，

通姦是犯法的，是刑事罪，這跟大陸不一樣，如果你通姦，法律上是可以把你關起來的。但是實際上（其中會有很多的情況）不見得會這樣，因為：第一，如果你的配偶跟人家通姦，你可以決定告或不告；第二，你可以決定只告通姦關係中的某一方而不告另外一方，所以當男人有外遇時，絕大多數的情況是妻子就告那個第三者，也就是所謂的「狐狸精」，而不告配偶。因而這條法律不是很合理。由此，婦女團體就提出來希望「除罪化」，但是大法官就舉出說這條法律「不違憲」，繼續把它確立。而且臺灣一般民眾是贊成通姦有罪的，尤其是女性，她們覺得男人都跑到大陸包二奶了，要是還沒有一點法律來保障的話，怎麼行？

何春蕤：這邊要補充的一點是，甯應斌講個人主義化的趨勢，他想要強調的是說這些社會變化發展其實有它一定的物質基礎，就是制度上的改變，以及消費文化的改變，是它們促進了「個人化」、「個人主義化」。

比方說各式各樣的商品就有鼓勵個人化的效果。例如信用卡有了專為女人所設計的信用卡，這些卡叫「玫瑰卡」；如果你特別迷布袋戲，它也有專門的布袋戲卡；如果你特別喜歡日本的凱蒂貓，也有「凱蒂貓卡」。這些卡其實都在呼召人去認同某一個位置、某一個你自己個人的口味、或者個人支援的議題。很多時候，消費其實促進了個人主義化。就拿保養品來作例子，我小的時候物資很缺乏，全家人都用同一塊粗粗的肥皂洗全身從頭到腳，可是現在消費文化可就主體區分得很清楚了，它說男人和女人的皮膚不一樣，女人要用女性專用的肥皂，而且還要用很多不一樣的，有的洗臉，有的洗腳，有的洗手。男人也有自己專用的肥皂，洗了會有豪邁氣味的（眾笑）。老人皮膚乾燥，所以也要用不一樣的肥皂，更不要說小孩皮膚很嫩，要用特別的嬰兒皂。這些商品把人分化開來，用生理年齡當成生理狀態，然

後用這些生理狀態讓人和人不同起來，也讓身體的部位區隔開來。這就有促進個人主義化的效果，因為人們覺得自己和別人不一樣了，要用不一樣的商品了。你一定在百貨公司看過有些洗面皂、洗髮精都分乾性、中性、油性、燙髮用、直髮用吧，這也是一種分化，也有讓個體覺得自己和別人不一樣的效果。

過去，我還記得我們中學的時候，大概 17、18 歲就開始考慮要不要結婚了。對當時的我們來講，人生道路就只有一條，那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齡就嫁掉了，可是從那個時候到現在，事隔了三、四十年，整個臺灣的社會變化很大。比方說結婚年齡從過去我同學結婚的 18 歲，到現在平均的結婚年齡是 27 到 29 之間，甚至還有些是 30 歲以上的，也就是說，晚婚的情況越來越多。這其中的原因是，大家都需要有很長的一段時間工作才能養活自己，才能獨立生活而不受父母牽制。你要有工作，不要被家庭羈絆，你才能夠有一定的經濟獨立的能力，整個政府也在鼓勵女人不要一畢業就去嫁人，說那對社會力是一種浪費，政府在教育上投資這麼多，希望你們女生多做幾年事。這些制度的和個人的因素使得整個婚姻年齡向後延，也使得大家更有正當理由不結婚，因此所謂的晚婚現象其實是有一些結構性的原因。

再說離婚這個問題。過去因為戀愛不自由，所以有很多不美滿的婚姻，雖然說好像我們經過了五四運動，好像戀愛自由了，但事實上人們在擇偶的過程當中還是有很多很多的限制。比方說不太能夠「換人」。跟這個人交往一年半、兩年，覺得兩人確實是不太適合，但是又想到，我們已經搞了兩年，人家也已經看到我們搞了兩年了，要是真的要換一個人，那人家就會說你這個人有問題。由此可見，事實上戀愛還是非常非常受到局限，在那個條件之下，很多時候婚姻是雙方在沒有更好的選擇下進入的，要是婚姻生活實在不滿意，那就很慘。因為過去離婚一直被污名，被當作不好的事情，女人一離了婚就沒有

任何價值了。經過臺灣的一些社會運動，才開始有了「離婚其實是追求自由、追求自主」、「女人應該追求個人自由」這樣一些很正面的說法。

晚婚和離婚上的變化當然對於性文化有一定程度的衝擊。在臺灣，離婚率最近的統計數字在臺北是四分之一，就是每一年的結婚率和離婚率相比是四比一。就因為這樣，越來越有很多人認為婚姻並沒有對女性提供任何保障而只是一種束縛，一種進入次等公民身分的階梯，於是大家就說，不要結婚也一樣啊，兩人相愛在一起也可以啊，因此不婚和同居就會糾結在一起發生。既然大家都很晚結婚，有很長的時間沒有婚姻的關係，要是性還被限制在婚姻後才能發生，那其實是很難想象的，特別是在這個情欲圖像蠻發達的年代，所以這一些變化都在肇始性文化的轉變。這裡面有制度上的問題，有晚婚的問題，有消費文化的促進，這些都是一些非常明確的、在一個社會的架構之內所發生的變化，而並不是主體的一意孤行要怎樣然後就形成了社會的變化。它有一些結構和物質性的力量幫助個人在這中間去獲得他自己更多實現自我的空間。

甯應斌：過去有很多人生道路都是安排好的，你高中畢業、大學畢業、結婚生子，你沒有更多的其他選擇。但是現在有一個很突出的東西，那就是：「你有選擇！」而且有很多的資訊，很多的「前車之鑒」的意見告訴你說：某某人一畢業馬上就嫁人，嫁了人就很慘，跟她婚前愛情長跑的老公婚後很快就和她處不來，或者還有一些婆媳問題等等。實際上這樣的資訊非常多，這也促使個人面臨不斷的選擇，生活有很大的不確定性，我想這是今天臺灣很多婦女苦惱的地方。在沒有激進性別政治意識提出解放的遠景下，不確定感常會使人民在性別政治上趨向保守。

除了人生選擇之外，人和人的親密關係之間也面臨很多選擇。例

如，我跟這個親愛的人怎麼發展下去的問題。在現代社會裡，我跟他兩人之間的關係沒有什麼其他任何的保障，我們兩個相處得好，我們就維持下去，如果相處不好，那什麼形式上的東西都沒有用。相較之下，過去就會認為相處不好沒有關係啊，都交往那麼久了，不結婚不成啊，或者，我們都結婚了，難道還要離婚不成，或者我們還有小孩啊，我們親家都來往很好啊，我們兩家的財產怎麼樣啊，或者我們當年的婚禮造的那麼大，婚禮那麼隆重，聘金嫁妝那麼多……，但是這些可能都沒有用了，你必須面臨這個很殘酷的事實，就是，兩人關係就是兩人的關係，關係不好，就面臨著解體的危機。

何春蕤：我補充一下。在臺灣，1985年以前法律上規定，一個女人結了婚，她的財產就歸夫所有、控制和使用。婦女團體爭取了很多年就是質疑為什麼結了婚以後我的都是你的，你的都不是我的？這是一種明顯的不公平狀況，因此當時有民法修法，修法以後，女人在婚前所累積的財富才不因為法而自動歸於夫家。各位你看到，這個法律的決策促使了婚姻不像從前那樣子那麼融洽了，不再是一結婚了就沒有我了，我們就融洽成為一家人了（眾笑）。這個經濟上的保障同時也正面確立了兩個獨立人的存在，他們可以因著合約而結合在一起。像這樣保證婦女在結婚之後不要喪失自己的經濟實力或者獨立人格，其實在法的層次上也是一種「個人化的趨勢」。女人不會因為結了婚就沒有個人了。哦，對，你們也不要因為我們講什麼離婚啊，同居啊，就認為是不是沒有人結婚了。我剛才講到，離婚率是四比一，那就是說還有四分之三的人在結婚，不過你也不要認為這四分之三就是很穩定啊、和諧啊，事實上，這四分之三人當中也有兩地分居的，例如太太帶著孩子在台灣，丈夫在大陸做事；或者太太帶著孩子在美國，丈夫則在大陸和臺灣兩地賺錢。其實家庭的形式是蠻多樣化的，有很多「鵲橋夫妻」。

運動、媒體、大眾文化

甯應斌：補充一下，臺灣前段時間要通過一個法律是「家務有酬」（家務有給制），也就是說，妻子做家務也是可以向丈夫收取費用的。這也是另外一種「個人化」趨勢的動力。

好，下面我們講「市民社會與社會運動」。我們臺灣的社會運動大概有幾大類型：第一個是政治運動的外圍。那基本上是政黨帶動的社會運動，政黨覺得要有廣泛的基礎，爭取群眾，所以政黨看到有環保問題，它就去介入環保運動。你們是瞭解中國共產黨的，應該就比較瞭解什麼叫政治運動的外圍，在此我就不多介紹了。基本上，早期民進黨採取這個路線，因為早期有很多勞工團體啊，環保團體啊，其實它們有的就是民進黨派系裏面的成員。簡單講，他可能是民進黨人，他可能去做環保工作、婦女工作或者其他的，所以基本上是這個政治運動外圍的。

這種政黨與外圍的緊密關係建立在幾種基礎上，例如黨或派系內祕密組織的紀律，或者外圍的資源依靠黨或派系，或者黨和外圍被一個堅固的意識形態所支配。總之，除了外圍寄生在黨或派系內外，也有外圍團體與黨是共生而非寄生的關係。不論如何，外圍的利益考量是跟著政黨或大的運動路線形勢有關，所以這類型的社會運動的主要認同與信仰比較不是他自己的這個社會運動議題，而是可以為更大的政治利害而犧牲的。

第二種社運類型是受害者運動。受害者運動就是因為體制的一些不公平還有一些矛盾問題產生很多受害者，其實這裏面有各種各樣的形式，包括醫生醫死了人，家人抬棺去抗議；還有警察漠視人權、惡意臨檢，你也可以去抗議啊；或者有人在你家附近蓋焚化爐，你也可以去抗議啊……這些就是受害者運動。

第三種是認同運動。認同運動就比較強調自己是某一種身份的，

像同志運動、原住民運動等。因為他們的這些身份有一些特質，是被歧視的、被污名的，他們現在透過這個運動來重新地追尋自我、認同自我，希望從這樣的認同裏面得到力量。

以上就是台灣社會運動的三種主要類型。基本上，臺灣的街頭抗議非常多，當然有高潮有低潮；高潮的時候，你幾乎打開電視天天都有，每天都有人上街頭、每天都有人抗議。還有這些抗議彼此也會學習，學習彼此之間的手法，常見的手法就是撒冥紙、抬棺材、丟雞蛋、演行動劇等。當然也有一些比較激烈的，因為越激烈，越容易得到新聞媒體的注意。比如就躺在火車軌道上，不讓火車經過，這當然比較危險，會被抓起來的。此外，還有砸招牌、撒油漆等等。

最後我要講關於台灣社運的一點呢，我不太確定，但我覺得一般的民眾是比較注重自身的權益，比較具有政治意識、人權的意識。比如說我們這一兩年跟跨性別者接觸——跨性別者就是變性、或喜歡男穿女裝等——他們也會覺得跨性別是我的人權，你沒有道理來抓我，警察抓我是不對的。由上可見，這種人權的政治意識其實蠻深入、普遍的。今天不管你喜歡什麼，喜歡一夜情的、喜歡濫交的，他們都會說這是「我的權利」。

但是另一方面，某種程度上，我覺得可能一般民眾還是比較相對缺乏社會運動的文化。就是說台灣的市民社會還不夠成熟，人們不太會為了一些跟自己比較不有關的、但是是公共議題的東西去活動。這種市民社會的社運文化相對比較缺乏。所以在這個意義上，台灣的社運沒有脫離受害者運動，因為我們比較沒有下面這種情況，就是說，即使你不是受害者，但是你覺得這個議題是關乎很多人的，對很多人都有影響的，所以我也應該去關心。這種情況我覺得好像比較少一點。所以，在臺灣的話，如果你參加同志運動，大家一般就會認為你也是同志。這是一種很簡單的思考，但是就是這種簡單的思考可以反映出

一些東西來。

下面講的是「媒體與大眾文化」。這一點陳光興老師比較擅長，這一點也是他提供的。在此，我替他講一講開個頭。臺灣媒體近年來一個最大的變化就是政治壟斷的結束。之前，媒體、電視臺都是政府壟斷，基本上是國民黨的台。剛才各位朋友也有講到這個事情。我們的電視臺過去是無線台，無線台一般是三到四個台，這就像你們的CCTV1、CCTV2，基本上是這個意思。臺灣也是這樣子。報紙也基本上是給兩個大報紙壟斷，這兩個報紙基本上也跟國民黨非常親密。

但是 1990 年代以後，這個壟斷結構被打破，進入了競爭的階段，也許這也是一種新的壟斷，因為其背後還是受控於幾大財團，但是畢竟開始有了一些競爭。無線三台開始沒落，有線電視的數目開始增多，現在一般人看的大部分都是有線電視，由於有線電視之間處於競爭的狀態，它們也就開始炒作新聞，由此也呈現一種百花齊放的現象。您們剛剛提到的這個「非常男女」其實是一個主流無線台的節目，而無線台的節目特色就是比較保守，為了保持品味，有些東西不敢講，不敢播。所以你們看到的其實是相對保守的節目，但是製作確實是很精良，經過很長的錄影與選播戲劇化的片段，挑出意外驚喜的、或暗示線索的、或製造懸疑轉折的片段，讓整個節目看來表面是自然流程的真實，但卻是戲劇改編的俊男美女愛情追求秀，所以很引人入勝。不過就性的尺度來講，比較不是什麼煽動性的節目。真正煽動性的節目可能會請一個女的來，這個女的比如說曾經跟一兩百個男人上過床的，請她來侃侃而談，這種算是比較煽情的。「非常男女」的節目，去的人目的都是徵婚的，因此她／他都要讓自己顯得是比較可尊敬的人嘛。但是對話上又要顯示出自己不是那麼老頑固，所以就要表現出自己其實思想是活潑的、開放的，同時自己的行為其實是有所為有所不為的這樣一種樣子。

何春蕤：剛才有人問，那另外一個電視節目「性愛學分」呢？這不是性的節目嗎？其實「性愛學分」是有線台所播出的節目，比較針對的是跟性愛相關的話題。這個節目我就覺得它有的時候有一種邊緣性，因為「非常男女」是在徵婚的狀態當中，對彼此要呈現美好的一面；「性愛學分」則主要以講述性愛經驗為主，有的時候會因為不在徵婚而不需要顧及形象問題。而且，民視電視台相對屬於本土性很強的台，它找的一些參與的觀眾比較不屬於文化品味比較優勢的階級，比方說很多鄉村的民眾也可以上來講夫妻兩個人怎樣怎樣，可能在這裏面自我壓抑的程度會稍微低一點，比較可以侃侃而談，講出一些和主流中產品味經驗有別的東西。因此在「性愛學分」當中，你可能會發現談性的時候比較沒那麼多的章法，因而個別的差異性可以比較明確地呈現出來。

甯應斌：這當然也跟主持人有關係了。如果你們看另外一個節目的主持人蔡康永，他是一個自由主義者，所以主持節目的時候，同樣的東西他就可能更開放一點。有線電視頻道相當的多，大概有五、六十台吧，其中新聞台也特別的多，所以在臺灣很多人喜歡一窩蜂搶新聞，因為新聞台 24 個小時都在播新聞，它們對新聞有很大的需求，所以在臺灣很容易搞出一個事情然後上新聞。某種程度上，因為有競爭，所以較不那麼容易被封鎖。簡單來講，以前媒體比較容易封殺你，一封殺你，別人就不知道你在幹什麼，現在比較不容易被封殺（雖然還是有封殺，因為媒體有自己的意識形態），但是另一方面，你又必須要按照媒體的邏輯去做，而且媒體從業人員特別是電視記者的素質很低，有些事情，她不一定很瞭解，記者就以她自己的理解方式去拍兩個鏡頭，講兩句顯示自己是好女人的話。

臺灣的媒體在某個程度上是受政治運動影響的。就是說，因為政治運動的遞次競爭，像國民黨與民進黨等的競爭，媒體上就會有相應

的節目。一個最有名的節目叫做「2100 全民開講」就是各黨代表針對時事來評論，穿插觀眾的打電話即時叩應，基本上都是了無新意，各自陳述立場，但是可以給對政治有狂熱的人每天晚上重新溫習他自己黨派的立場說法。類似的節目也非常的多，因為媒體希望呈現得比較有看頭，所以它也比較傾向於一種視覺文化，希望這個東西很不一樣，能讓你大開眼界，覺得很新奇，或是有點羶色腥的聳動。你如果能夠製造一種奇觀的新聞消息，你也就比較容易被報導。

雖然我們的政治討論很多，但是現在也出現了一個節目，很多人都在談，就叫「全民亂講」，是跟很正經的政治節目「全民開講」相對應的。「全民亂講」顛覆性很強，基本上這兩個節目的節奏大概是一樣的，不知情者還會以為是同一個節目。上臺的人也是四黨代表，但是都是演員化裝的，包括主持人都化裝成「全民開講」的主持人，內容講的也跟「全民開講」差不多，都是同樣的時事議題，每一個角色講自己的黨派立場時也都很像正式的政論節目，只是用誇大的、很簡化、很教條的口號，反而聽起來很荒謬。它引起的效果就是讓大家感覺到：其實做政治人物很容易，每個人都會。但是它基本上是逗笑的，觀眾們也會假戲真做，把這些演員當成政客一般的叩應質疑。事實上在臺灣，以前專門有個演員演呂秀蓮，這個演員（倪敏然）有時也有巡視各地，各地民眾也把她當真，向她請願。為什麼呢？因為這人是不是真的呂秀蓮已經無所謂，重要的是民眾也藉這個機會讓自己的訴求在媒體曝光。比如民眾說：「呂副總統，你來看，我們需要水溝啊。」這就達到了同樣的目的。總之，這幾個模仿秀的演員是輩脛不絕，什麼人物都模仿，非常專業，也非常創意，更是非常好笑，反而戳破了政客的面目。

何春蕤：這個節目就是這樣。他們會玩弄大家所謂的「傳聞」，然後把它當作真的來演，而觀眾也從中學會了看電視的時候有某種距離

感，也就是不要把政客講的事情當成真的，應該學會從某個距離來觀察事物。

甯應斌：我們臺灣是個很小的地方，從南到北，開汽車走高速公路四、五個鐘頭就到了。（何春蕤：過年塞車的時候走 12 小時）。（眾笑）基本上還是很快，這與大陸的情況不太一樣。這幾天陳光興跟我們講了很多，講到中國城鄉差距很大，臺灣也有城鄉差距，可是覺得跟大陸不一樣，沒有這麼嚴重。臺灣主要是流動性強，交通算方便，講一個例子，臺灣經常有人在網路上徵求一夜情的，如果今晚某個男的好不容易找到一個女的，結果發現女的住在另外一個城市，那怎麼辦？還能怎麼辦！趕緊坐車去啊。於是網路上經常可以聽到從台中到台南，從高雄到桃園，從宜蘭到台北，這種為了性而長途跋涉的故事，比起過去為了愛而長途跋涉的故事，毫不遜色。

臺灣社會基本上處在流動、變動之中，在臺灣最傻的事就是去做什麼終身會員（眾笑）。如果新開張的店跟你說「只要你一次付款一萬元就可以做我們的終身會員」，那你千萬不要去，因為可能沒幾個月它就倒閉了。在臺灣很多工廠都是有訂單來就忙得要死，沒有訂單來就快倒閉，事實上很多小商人也都是投機的，比如說我今天因為親戚有關係所以做水果生意，但是我看見對面在賣奶茶，買的人多，我今天就把水果攤生意給收了，改賣奶茶。你這樣做，要是生意，鄰居的店看了也改頭換面一樣賣奶茶，結果每家都在賣奶茶，一下子就競爭到沒生意，就都全倒閉了。所以如果流動變動是優點，是現代性的一面，那麼其缺點就是專業化不容易形成，缺乏現代性的另一面，就是缺乏「遠慮」。

這個動盪變化的社會當然也會呈現在性別方面，很多特定的性／別族群都在形成。透過網路，同志、跨性別者以及 S/M（愉虐戀）等都聚集在一起，還有一夜情等。我覺得臺灣在性開放的話語方面程度是

比較高的，在「一夜情」的網站上，如果你是一個男人，你可以用最「豬頭」的方式，也就是不禮貌的方式，給每個女網友發簡訊，上面寫「sex？」。很多女性看到這個簡訊可能會罵你，可是你若堅持兩三個月，也終於會有女網友回應你，也真的有很多人用這種笨的方法找到伴。但是，儘管開放程度很高，但是因為婦女運動的影響，你不能在網路上說一些歧視婦女的話，否則會被罵，台灣女性也比較不會接受不平等的待遇。

對於女性的制度性的歧視已經在逐漸的弱化。剛才何春蕤也講到有很多法律如民法的親屬篇，還有財產分配、工作上單身的條款等各方面，歧視在制度上是在慢慢的弱化了，甚至現在很多人還提出要消除婦女保障名額。「婦女保障名額」是什麼意思呢？它是指在選舉的時候，如果選 10 個議員，就規定裏面一定要有幾個議員是女性，保障婦女一定當選。但是現在婦女本身可以靠自己力量當選，所以就不需要保障名額，她們很多人希望能夠廢除這一條款，以顯示自己有實力。

臺灣解嚴以後，整個政府機器的權力弱化，管制的力量慢慢從市民社會中退出來，也許以前辦事需要蓋 20 個章，現在不需要這樣了，管制的力量是在弱化；不過另一方面，高壓權力也在轉移其管制的面向、途徑與方法。例如轉到跟身體相關的事物上，專注更微觀的權力方面，透過道德恐慌危機的製造、或者福利制度與資格管制（認證制度）的途徑，採取選擇性執法的方法等等，這些現象都開始出現了。現在在臺灣，《家庭暴力防制法》開始實施，這是一個新現象，但是從這個家暴法和相關保護婦幼的話語，又可以形成對身體的新管制，例如要求父母為子女負連帶責任，或限制懷孕婦女抽煙等等可能傷害胎兒的行為等等。

台灣文化的概況可以用「聳動、雜種與健忘」來形容。因為視覺文化也是一個做「秀」的文化，有一句話叫「只要敢秀你就紅」，看你夠不

夠膽大。還有一個現象是「一窩蜂」，也就是只要出現什麼，大家就會去追逐，成為「一窩蜂」。前段時間流行「蛋撻」，全省一下子開了好幾百家，很快的一個月內統統都倒閉，因為大家都吃膩了。另外呢，緋聞、醜聞、傳聞也在臺灣流行，一方面跟壹周刊進駐臺灣有關係，另一方面，現在也開始要求政治人物要有比較高的道德標準，你要當選就幾乎不能沾上緋聞的邊（我曾經對這個現象有個理論的分析，大家可以去讀我寫的〈政客的性道德與國家的理性化〉一文）。

另外，在語言方面流行一種創新的現象，特別表現在招牌上。如賣手飾的，可能它的名字會取「破銅爛鐵」，這基本上還是強調一個「聳動」，一種讓你嚇一跳、因此有印象的感覺，如花店會取名叫「拈花惹草」，寵物店叫「狗屁不通」，檳榔西施叫「內褲妹」等，不勝枚舉。有一陣子臺灣還流行一個節目叫「鐵獅玉玲瓏」，它也是建立在語言的遊戲上面，但這也就流行了一陣子，然後就不流行了。這種語言遊戲的特色是，裏面會夾雜英語、台語呀，廣東話等，還有各種對文化事物的指涉，這顯示了台灣文化的雜種化特色。

臺灣文化的另一個現象是健忘，比較容易忘記事情。當緋聞出來的時候，整個台灣報紙、電視都在日夜大幅度報道，儘量去挖，但是是一個禮拜以後，就沒有人再討論這個事情。反正總有新的緋聞會被發掘出來，大家就再去追那個新聞，每個事情再大也只有 15 分鐘的焦點。

何春蕤：我補充一下這個語言的片段。其實玩這種語言遊戲最早的動力來自於青少年講笑話，腦筋急轉彎。問一個問題，好像是這樣，結果答案卻完全是那樣，是完全不搭邊的一種答案，所以說，青少年的某一種叛逆的、不馴順的思維方式反而成了一種重要的推動力量。還有一種幫助就是電腦語音輸入方式，因為大家用拼音或注音輸入法，你拼音注音輸入以後，因為同音所以會出現很多選擇，音雖相

同，但字和意義不一樣，其實可以和上下文的意思串接或跳接起來，反而形成一種很好笑的、很諷刺的、很幽默的效果。有很多人會通過電腦尋找到許多很幽默的銜接方式，像學者寫文章的時候也會利用這個，用同樣的音創造不同的意義，創造新的語言的效力。當然，這一種對語言的玩耍也好，戲弄也好，都使得很多教育學者覺得語言是在墮落當中。

甯應斌：當四周的文化環境在變，媒體就會對文化環境的四周也就是邊緣議題更有興趣，因為邊緣議題好像蠻聳動的，故而在某種程度上給了某些邊緣人群更大的空間可以趁機利用媒體來散播一些不同的價值，新的觀念。不過媒體也會扭曲邊緣的聲音，所以邊緣群體自己還需要努力。因此這幾年來，一些性／別的邊緣群體或異類有一些發聲的空間。

何春蕤：我們上面報告的這些材料實在有些拉拉雜雜，我們講的也零零散散的，只提到了台灣社會文化和運動方面比較突出的層面和特質，主要是想給大家一些感覺，感覺這樣一個社會氛圍，也推想這樣的氛圍會怎樣衝擊或塑造性別文化。下面的時間我們可以稍微談一下，雙方討論一下，一方面是回答早上同學們提的一些問題，另外一方面是我們剛才講得很快，不知道同學們還有沒有一些重要的問題要問。

答問

同學：我想問一下儒家文化在台灣的影響？

甯應斌：儒家文化在台灣的影響？我個人覺得儒家文化在臺灣的影響並不是很大，因為它畢竟在臺灣是經過官方提倡的思想，是些非常表面的東西，大家聽起來就會覺得很討厭。在台獨與去中國化的辯論中，有些人就覺得所謂台灣有儒家文化是把文化當作博物館的擺

設。不過我覺得這整個問題還需要進一步釐清到底辯論雙方的指涉是什麼才能有意義的談下去。

何春蕤：我覺得同學們關心的主要是儒家文化與家庭關係的部份。

甯應斌：我感覺儒家對家庭意識形態影響沒那麼嚴重，不過那可能是我的個人意見。其實婆媳關係在臺灣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會面臨的矛盾，可能有些家庭嚴重些，有些家庭就沒有那麼嚴重，我想也有一些族群的差異性。比如說你原來就生長在沒什麼親戚的小家庭裡，那就不容易習慣處於一個大家族裡。

何春蕤：婆媳的關係我插一句話。一般來說，這個差異性很大。比方說，媳婦自己本人的經濟能力如果能夠不和婆婆同住，事情就好辦些。另外一個重要的問題則是兒子和母親的關係，如果兒子有很重的傳統思想，那麼媳婦就會被迫保持一個順從地位，這樣的婆媳問題的關鍵搞不好就在兒子身上。如果兒子對母親一向是個軟弱依賴的兒子，那麼這個問題可能就比較嚴重。如果母子之間的關係稍微鬆動一點的話，婆媳之間的關係反而就不會那麼嚴重。當然這也要看個別家庭如何操作，都有很大的差異性在裏面。不過，就是因為有很多現實上的差異，也不是什麼一下子可以解決的問題，所以我們平常也會幫人家想些策略，比方說，如果媳婦想要脫離這個家庭，能有什麼樣的策略？過年時候，孩子是不是一定要被迫帶著還鄉呀？或者說怎麼樣才能少回婆家去？丈夫的薪水有多少要進貢給公婆啦？反正就是多想怎麼去創造一個多元處理婆媳關係的方式，好讓那些無法改變的狀況至少有些出路。

同學：現在有這樣的一種感覺，現代化都是好的，一般感覺是這樣。經濟、物質、科技的進步是最重要的，但是現代化的過程中會忽略許多其他重要微觀的東西。

甯應斌：臺灣一直有左翼的傳統，在 1950 年代白色恐怖時期被國民黨殺掉了太多人，不過還是有暗流湧動。像 1970 年代鄉土文學運動其實背後是一個左派運動，可能還有一個統一的運動在裏面，但都是暗流。所以在所謂的現代化批判運動裏面一直在強調，除了西化或美國化這種現代化之外還有別的替代道路，這裡就暗中指向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道路，但沒有明白講出來。不過由於中國大陸這一邊的演變，還有全世界的左派都在變，這也影響到臺灣的左派；這就是所謂後現代問題。對於現代化，除了左派外，近年來還有從生態環保的角度來批判。

何春蕤：我補充一點。我們這些人從來沒有把現代化當成一掃群英雄的趨勢，相反的，我們總是在其中看到現代化過程中錯綜複雜的、可能互相矛盾的力量。現代化有一些力量可能提供效率化，提供更多壓榨勞動力的做法，可是另一方面有一些力量也提供了一些動力，提供了一些說法，提供在原來的權力體系中沒有融入現代化的某一些人羣新的社會實踐呀，平等概念啊，來帶動現代化進程。現代化裏各種矛盾力量不是一個單一目標，相反的，其中可能會有某些矛盾突顯出來，可能會帶動抗爭的、對立的東西。把現代化視為鐵板一塊、視為一種可怕的力量，跟把現代化視為一種可欲的、非常好的、非常正面的、值得推動的力量，都是不對的。

同學：我想問一下，臺灣的現狀問題和種族、族群分裂問題，特別是近期是怎麼樣的？民進黨上臺以後把一些族群運動煽動開來，現狀又是怎麼樣的？能介紹一下嗎？

何春蕤：問題超大！在這最後幾分鐘之內不可能回答完的，我選擇只從一個例子來說民進黨上台後的一個重大變化。我們讀小學的時候，國民黨當政的時候，官方語言是普通話，我們都說普通話，學校規定不能講臺語——不過沒有說不准講四川話喇，沒有說不能講廣東

話喇，當時設定的對象就是不能講臺語，講臺語要是被逮到的話，就罰五毛，罰一塊。但是這個趨勢在目前開始反過來了，從制度上來講，學校裏面開始設立「鄉土語言教學」，當然這裡所指的鄉土語言教學主要是台語和客語，也就是在台灣有大量選票的語言，你說來台大陸人士的鄉土語言，那就不算鄉土語言了。基本上，相較於國民黨時代，整個語言政策都倒過來了，一些重要的原籍外省政治人物，例如馬英九，現在都積極學習台語，陳水扁自己則拼命多說客家話，以便拉客家票。這兩個人有事沒事也學些原住民語，這些學習原來邊緣語言的行為都使得原來被貶低的語言地位得到正名和提高。

同學：剛開始族群分裂的明顯時候，像我們 1980 年代出生的人在學校裏如果不說台語，本省人就會虐待他們，毆打他們。到我們成長起來的時候，兩千年的時候這個問題就少了，關心的問題就開始是家裏有錢或沒有錢，家庭收入經濟層次開始分化，本省人對外省人的歧視、語言上的歧視就會淡化，這是我所瞭解到的一些情況。

陳光興：你說的是哪裡的狀況？

同學：高雄。如果又是軍人家庭，又是從外省遷來本省的，這種情況就更明顯。如果我是本省人，我就會有一些優越感。外省人一般來說家庭用品都很不好，如果家裏情況稍微會好一點，就會稍微改變一下我在同學間的地位，但也不會有太大的變化，我的同學遭到本省人非常殘酷的群毆，這種情況很嚴重。問題是到 1980 年代過後我們長大了，年輕一代這個問題又變得不那麼嚴重了，然後更關心的問題是，這家很有錢，可以到臺北去讀正式大學，去讀好的大學，接受更好的教育，另一種分裂的情況就出現了。

陳光興：由於族群牽涉到利益的分配，有些區塊可能會嚴重一些，特別是到國民黨下臺的時候。我覺得你們要瞭解臺灣，就要知道臺灣從來都不是一個可以關起門來瞭解的東西。所有這些東西都在

變，族群情況應該不是特別嚴重，因為臺灣會有許多其他的一些力量相互制衡，大陸的一些變化會影響到臺灣，當然政策會隨著掌權而變化，但是即使是像獨立運動，我認為不可能很粗暴地處理一些問題，都會牽扯到台灣內部的一些變化，族群的一些變化，剛才討論裏面也涉及到這些問題。

同學：我們是 1980 年代出生的，在讀國小的時候，這種情況就特別嚴重，然後長大以後，這些問題就不那麼關鍵了。

丁乃非：我覺得你剛才講的那個問題，1980 年代初，這些問題在政治運動中可能會有一些，但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會淡化。例如我有一個朋友，在那時根本就看不懂電視，完全沒有辦法在公共領域裏行動，因為她只會講日語和台語。這個問題應該是過去長期的情緒上的被壓抑和反感，1990 年代才緩和了。這個問題如何出現，如何又被討論，其實其中也牽涉到一個政策上、政治上的變遷。

艾曉明：好，時間差不多了，我們謝謝四位教授給我們帶來這麼多資訊，我們下午再繼續。

時間：2003 年 1 月 6 日上午

錄音整理：陳靜梅、陳瑜、易玉梅

參考文獻

費雷思，2001，《藍調石牆 I》，台北：新新聞。

甯應斌，1999，〈政客的性道德與國家的理性化〉，《性／別研究》5&6 期合刊，桃園：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出版，444-454 頁。

